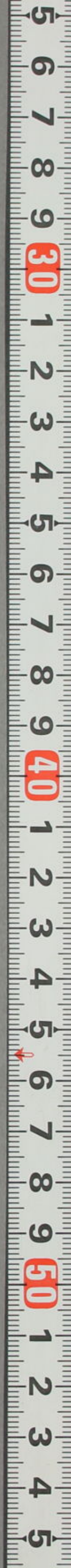




辨疑錄

口仁信  
2227  
上



〇仁3倍  
2227  
1-2

辨疑錄題辭

學不為則已為則當為至聖賢之學  
為聖賢之學則當讀聖賢之書  
賢已得矣使古往今來高遠望不  
復云先君子體沉潛之識香齋  
云先子居遠心志無二



辨疑錄題辭

學不為則已。為則當為聖賢之學。  
為聖賢之學。則當讀聖賢之書。聖  
賢已徂。言岐昔隱。過高過隘。學不  
復言。先君子體沉潛之識。奮獨白  
之見。一片婆心。和盤托出。雖微言



精義剖折無餘而初學晚進尚或  
 煩問因叙舊聞參以新得筆為  
 辨疑錄四卷以為答問之資焉  
 憲永戊子之歲臘月

平安伊藤長胤撰



辨疑錄目錄

辨疑錄目錄

卷之一

命道億

卷之二

性教億

鬼神附

卷之三

論孟億

中庸附

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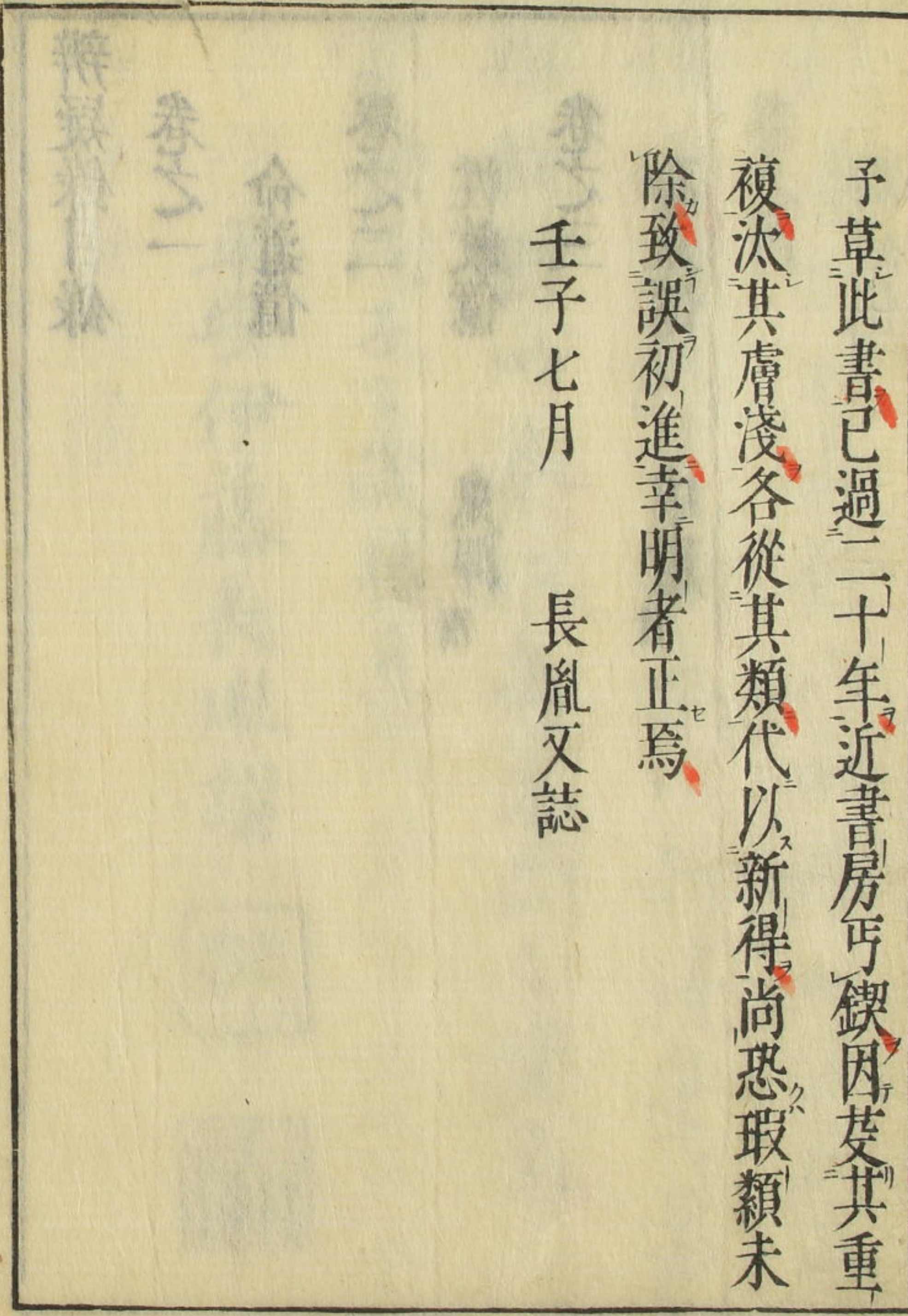
群經億



子草此書已過二十年近書房可缺因芟其重  
複汰其膚淺各從其類代以新得尚恐瑕類未  
除致誤初進幸明者正焉

壬子七月

長胤又誌



辨疑錄卷之一



命道億

伊藤長胤著

○原夫聖賢之道布在方策垂之萬世日星炳焉然  
年代久遠風尚漸替故雖據聖賢之書以述聖賢之  
言其脩爲工夫不免於有所差乎聖賢之道者何也  
彝倫而已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子思孟子之  
所道而詩書易春秋論孟中庸所載者是也其大要  
在脩己以安人周公而上實在其位以行其事其曰

克明峻德平章百姓者堯之德也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者舜之德也禹湯文武周公亦紹述其事制禮樂敦教化正紀綱法度以治斯民聖人不作斯道寢微及其愈衰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孔子而下雖有其德而無其位徒託之空言而詔之後世然言其效則不異古先聖人之事則日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則日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世道日下邪說塞路楊墨之言盈于天下不唯其事繁之不可得見併與其道而亦不知之不以爲迂

而不足行則自棄以爲不能行斯道厄極矣孟子有憂之指示之人日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義也又日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蓋所以明仁義之道人之不可須臾離者而人性之善皆可能行之也孟子沒而其道不明火于秦黃老于漢自魏晉已還又有佛氏之說出于其間棄其彝倫廢其禮樂不治其士農工商之業不省其家國天下之事要除去耳目口鼻之欲以使一心常靈昭不昧不爲物點染其說精微玄妙荒唐雄深而

其修行者離塵絕俗操心堅固非世之聲利紛華之所奪也較之世之記誦之學則似簡比之世之詞章之學則似實於是聰俊才辨之士悅其清高競而習之於理世安民之方雖不得不泐堯舜而學孔子然但以為應務接人之粗迹而問其蘊奧則以為在於彼自唐而宋於是為甚雖有韓退之歐陽永叔之賢力闢其說而浸淫已久不能遽回天下之視聽既而周程張朱之五君子者出其考索之苦德行之實比彼二子愈精愈力世之學者始知聖人之道之必可

師而被一氏之不足以學也天下靡然凡誦泐孔氏者遵守其說莫之敢違其功固偉矣然因襲之久雖闢一氏之為異端而不免於猶勦其說體用內外之辨立道器精粗之名分乃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此古今學問之大致然也苟徒誦習其說而不究源委之所自則孰知聖人之道不過日用彝倫之間隨事立教因入設科除是之外無復玄妙之可言也

○古之聖人甚重天道凡經國理民之務宮室哭服之制以至言語動作之間必以天為法焉稽書堯典

管命羲和掌四時曆象日月星辰在庶政之先其諭之最詳矣自是而後降自夏商以逮於周王者之所以事天者無所不至其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蓋平素兢兢業業唯曠天工而墜天命是惧子思稱夫子之德曰土律天時下襲水土者蓋亦言夫子之祖述堯舜者也雖然聖人之所以事天豈不務人事而徒求之于冥莫之間矯誣褻慢如道家所爲乎哉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下脩人事則可以上達天矣乃仁之至智之盡

子貢之所爲不可得而聞者乃是也

○道在堯倫極其至則賢者猶難固非衆人之所可遽至而言其近則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而不由焉則亦不能以自立於世此道之所以察乎上下也唯其不可知者天焉而已有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有曰吾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所謂天者將何所驗而夫子信其見知懼其見厭耶亦唯仰觀蒼蒼乎上者知其有不可測度而畏敬奉承弗之敢違耳求之於心則天亦不外乎心矣求之於理則天亦不外



乎理矣此非聖人之所謂天也

○古書每言天道有以吉凶禍福言者有以陰陽往來言者有以自然而言者如曰天道福善禍淫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及子產所云天道遠人道邇等語皆自吉凶禍福而言詩書所言者皆是也唯易因陰陽消長之變示人事之吉凶悔吝故十翼中以二氣流行萬古不已者謂之天道配之地之剛柔人之仁義有曰一陰一陽謂之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自陰陽往來而言若夫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

者借自然之天以稱聖人之德無所作爲對人而言孟子有天爵人爵之辨其意亦然

○古經或曰天道或曰天命言各有攸當非是別事亦不可混說就同中而稍異善人之必可得福不善人之必可得禍此天道必然之常猶人主之有賞罰威福之權以待天下之善惡也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及所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也皆就所定而言謂之天道及當日善人之得福不善人之得禍此天道之有徵乎

人者猶人主之有命命誥勅以是爵賞是人以是刑罰是人以是職任是人而使行是事也如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是也皆就所稟而言謂之天命詩書所云皆是也若夫已雖無不善之招而非人力之所與者亦推之于自然之天而謂之天命如堯舜之子不肖伯牛之疾夫子哭顏子曰天喪我是也蓋天道有常而命之所值或合或不合故孟子斷之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天道天命差別判然先儒皆斥之以爲氣而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理之命則與其所

云天道者混合不別而兩名無益大抵命以所值而言不可源稟受之初而求之也至於以陰陽流行之理爲命則益遠矣

○身之壽夭貧富子孫之榮悴賢愚此四者皆命也天下古今之人不問賢愚貴賤一齊賦與互相乘除有全得者矣有全不得者矣得乎此則失乎彼得乎彼則失乎此倍蓰而無筭皆命之所值也雖聖人不能兼得而全有之古今唯文王爲無憂尚不免於姜里之厄況其餘者乎而世之人欲我享其全而推其

偏與之于人非惑乎然人事未至則亦不可謂之命故君子平素修身齊家凡百之事綜理無遺而運之亨屯各安所值謂之知命謂之安命

○知命即安命非一事也蓋知命則能安命不徒知也古者言之甚重而後世視之甚輕夫子所謂人不知而不愠者即其境界而中庸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易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皆聖人之事也在上聖人以仁及天下為極功在下聖人以安命為其至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夫子至五十乃曰知天命論語二十篇以此終篇孟子首篇亦以此為結其重之不亦可見乎後世講理之甚高以值時之不可為而不為出於不得已乃曰中人以上不消言命亦甚傷高而聖人言命之訓廢先子遺書悉之矣

○人不畏為善可與唐虞比隆矣不畏為惡國非其國矣殷周之際人畏於為善易為之作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東遷之後亂賊接踵人不畏為惡春秋為之作故曰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遽伯玉之卷懷，甯武子之愚中，庸所謂默容皆畏爲善者也。君子之處世，也不與命鬪，故有易君子之憂世，也不委於命，故有春秋。

○系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云云。本義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其道也。陰之事也。又曰：未生人物已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已定爲人爲物，

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今詳朱子之意，所謂繼善成性者，於物之將生已生之際，其將生而未定謂之繼之者善，已生而成物謂之成之者性。故語類中引張忠定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本義解繼善成性義，蓋如此。愚則謂皆就人道爲言，蓋一陰一陽天道之所以行，繼之者善，人道之所以繼，天化育參贊裁制輔相皆其事也。繼之云猶善繼人之事，人之所以輔天也，非人性之善亦何以成之。善者非佗人道也，仁者見以爲仁，智者見以爲智。

百姓日用而不知莫往而非道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非指陰陽爲之道也陰陽往來萬古不已者乃是道朱子謂陰陽氣也其往來流行所以然者此道也太極圖解云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理氣之說也語類中只有二條曰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又曰只說一陰一陽便見得陰陽往來循環不已之意此理即道也據此二條則似以陰陽往來爲道然本義圖解等書其定說

不可謂未定之見語類所言蓋其一時答問之間遣辭之稍緩焉耳此義也語孟字義亦詳矣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天地無心而成化其大不可量也又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言聖人有心而贊化其德不可窮也或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何謂也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莫不欲凡有生之倫蕃息滋養咸遂其生而恐其或有害於此所謂堯舜其猶病諸者而聖人之所爲憂也而大化之

流行也。一氣鼓動發育萬物，稍過其節，則有風雷霜  
雹之變，有水旱疾疫之災，物微而不能與之尤，遂受  
其害。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易之善言。天  
者也。後世五行災異拘忌之說，殆可廢矣。老子竊其  
機曰：天地不仁，芻狗萬物，則近乎謔。

○乾確然乎上，坤隤然乎下，品物流形，乎其間，畢竟  
不過一氣之往來屈伸耳。飛潛動植，洪纖高下，其倫  
類之夥，固非數之所能載，而巧歷之所能筭也。悉皆  
受其氣以生，而各有條理，人得之以爲人，而人不可

以爲物，物得之以爲物，而物不可以爲人，其形既異，  
則其性隨異。故形既爲人，則其性亦人形；既爲物，則  
其性亦物。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氣化相傳，亦各  
有條理。人則生人，而人不生物；物則生物，而物不生  
人。往者過而來者繼，謙者去而代者至，吾與萬物混  
處乎乾坤之間，原之于其始，而吾祖之所由始，吾不  
得而知之也。要之于其終，而吾後之所由終，吾亦不  
得而知也。推之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人亦莫不然。推  
之鳥獸艸木，而鳥獸艸木亦莫不然。極之于天地之

化而天地之化亦不知其所終始也

○道者自行之統名也達於天下準於萬世凡爲人者之所由爲而行者本自道路上立言先儒邵子既有其說語孟字義中亦詳述往來通行之義分而言之而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等目立焉言其常則唯聖人之道彝倫之實可以謂之道而異於此者不可以爲道然衆人之所共行至於異端邪說之悖伎術藝業之瑣亦皆可以謂之道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是故耳

○聖人與人說道學者必要識道在何處盡一生精力卒不得其說畢竟不會聖人立言本旨焉耳聖人說道專在人事上爲言父焉而當慈子焉而當孝君焉而當使臣以禮臣焉而當事君以忠此卽是道著於事實而迹之可見者也聖人特品節詳明之以使其無過不及之差推之萬世而通行無弊故謂之天下之達道古今之通義是知道者標準之名人之所共由焉而履行者也曷有所執捉可究其何所在耶孝經說孝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

而民是則之又左傳鄭子產說禮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孝也禮也民之所行而謂之天地之經道之實體明矣

○聖賢之道專就接入上立教非徒守自己一身役了也在下而事上在上而治下中焉而與親戚鄉黨僚友互相往來周旋者皆是也各因其事有恰好正當方泐名之曰道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中庸等目則其分名也當時孔門諸子之問夫子者問所以處之之法也夫子之告之者告所以處之之法也如懿子

武伯子游子夏問孝齊景公葉公子張等問政顏冉司馬宰我樊遲問仁諸章可見矣其他可類推也

○仁義禮智者人事也非心性之名也專為接入之方非守一己之法也稽經書中當初堯舜之時命契敷教告以五品之道曰親義別叙信則固全盡交入之道者也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繼之乃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據此諸語，則所謂仁、義、禮、智及智、仁、勇者，皆自親親、長長之間推之，至其極，是知聖人之道，內外隱顯莫往而非，接入應物之實。曾子以忠恕二字，明夫子一貫之旨，其亦瞭然矣。

○道之在天下，猶朝廷之法律播在天下也。方今之法，勸獎忠孝，禁遏奇袤，畫一大榜，揭諸通衢，遍滿六十六州，人皆凜遵而不違，生歿榮辱於其中，以終其身，豈有形象之可見，方所之可指哉？問其所出，則在乎君上問其所付，則在乎刑書而守之者，天下之人也。道之在天下，亦猶是聖人道之君上也。六經道之尺一也，萬世之人，孝弟忠信於其中，以立其身，故典謨訓誥，三代之上之道也；律令格式，三代以下之道也。時有古今，治有隆汙，而其爲道則一爾。

○使道全具乎我心則專求之於吾心可矣何必師聖賢誦六經而夫子稱舜曰好問而好察邇言又曰信而好古者何也蓋我心之所知有限雖聖人亦不能兼得而全有之故博求之于遠稽之于古懼其或有所遺而失乎一偏若夫唯任一心而不資衆智則各因其性之所近以爲道楊子以爲我爲中墨子以兼愛爲中而不知其非中道可見道在天下而非一人之所能全得也唯聖人爲能會天下之善而得道之中正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人性之不齊昏明強弱千彙萬態雖天稟之美可以至道而其所行未必皆適中所謂道者中庸之極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夫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是也若人各從其心之所欲以爲權衡則是無待乎教雖無聖人者人皆可以適道聖人何以不專言心而必言道耶

○凡言過不及者將以何爲準而謂之過不及耶蓋以道爲準而謂之過不及也若謂率人之本性卽道則假令有過不及將以何爲準而裁度之哉有過不

及者人性所稟之不齊人心所趨之不同有寡欲者  
有多欲者有勇往者有退託者皆自以爲是而心亦  
安之然道者天下之中庸也故聖人之教人以此爲  
準以裁度其過不及而使協於中所以貴乎道也所  
以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肯者不  
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人之於道猶器之於繩墨也木性曲直不同故正  
之以規矩準繩人性氣稟不齊故教之以仁義禮智  
木唯其所生而不加彙括則不能以成器人唯其所

生而不經教化則不能以爲人而孟子謂之性善者  
以人之性善而可以行仁義猶木之脉理不拳曲者  
可以受繩墨也若夫犬牛之無知不可施教猶木之  
擁腫者不可受繩墨也此孟子之所以言性善也  
○父子相親天性也聖人率其性而教之以父子之  
道夫婦相愛天性也聖人率其性而教之以夫婦之  
道以至夙興夜寐夏葛冬裘亦皆人性之所同然所  
謂道云者則因其性之所欲以爲之制度品節故曰  
率性謂之道若夫背父子之親割夫婦之愛以爲道

豈率性之道哉故又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入不可以爲道方子思之時道術爲天下裂人各道其道莫能相統一故欲證君子之道爲真箇正道而爲此言當時楊墨之名未著佛老之道未行蓋有索隱行怪眩鬻以爲道者故言之以明其趨向耳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一而已地亦一而已人則通盡天下之人而人之也非執自己一身而人之也執自己一身而人之則仁義之德似全於吾性舉盡天下

之人而人之則仁義之道乃在盡天下之人故仁義之道就接人應務上而立名若獨坐窮山自守一身則曷有仁義之可言

○德字與道字其義相近故智仁勇三者夫子以爲君子之道而中庸以爲天下之達德但道以所行而言德則以得之於己而利物益人爲言故中庸以五倫之交爲天下之達道則己與天下之人所共由而同行猶衆人之同遵大路而行也以智仁勇三者爲天下之達德則天下人人之所同行而各得猶衆人

之各衣其衣各食其食通之天下無復異術此道與德之辨也故仁義禮智謂之道亦可謂之德亦可就其所專而言耳夫子既曰志於道而又曰據於德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觀此等語可見矣

○凡經書言明德者皆言聖人之德光輝發越猶大陽之中天照臨四方無所不明也觀大學曰明明德於天下可見矣自章句以虛靈不昧解之而遂以爲心之名古者稱善則曰良心曰本心曰仁義之心而未嘗有謂爲明德者也觀古經傳所稱易晉之大象

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其明德最可證也及詩曰吾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書文侯之命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君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春秋左氏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又八年晉史趙曰自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又七年孟僖子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及書所謂帝光于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易乾文言所謂聖人作萬物覩皆此事也可見凡云明德者皆贊聖人之德云爾非指人心之

言也詩書易春秋傳所謂明德者既如此則大學當從其義

○理之為言本起於治玉之名謂玉石之文理故凡事物之有條界路脉者總謂之理孟子說樂日始條理終條理言八音之不相奪倫也易以地之理對天之文說言山川道路之各有疆界也綱常日倫理肌膚日腠理推之人事可否從違之間各有條理者亦名之曰理孟子所謂理義之悅我心及中庸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是也大要古者之書恒言禮義而

及理者甚罕不過上所舉三數言耳後世治經談道不言理則無以為言此後世之學所以與古異而所云理者亦不同

○人聽說演史及忠臣義士捐軀報主等事婦人小子莫不灑淚忠良受誣枉害為之扼腕此正是理義之悅我心處謂為仁亦可但理義為重故孟子云爾  
○先儒有理氣之說又說事理說體用說道器所指稍不同有日陰陽氣也其所以然則理也此理氣之說也在人則為本然氣質之性有日洒掃應對是事

所以洒掃應對是理事，卽理理，卽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此事理之謂也。體用以言未發已發，可以說事理，可以說理氣在人心，則性情之謂也。然稽之古經，則所謂理義倫理，皆言人事之條理，非謂所以然之故也。至曰天理，則已覺傷高。至後世總凡所有天道性命道德仁義等數者，括之乎一箇理，則尤非古矣。

○宋諸儒先崇正斥異之功，凌跨前古，而判聖人之道與老佛之異，曰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吾不知其何

謂也。紫之亂朱，莠之亂苗，鄭聲之亂雅樂，鄉原之亂德，皆以其似而非也。故惡之使其如涇渭薰蕕，是非分明，奚懼其相殺待之，辨別聖人之道，敦彝倫而彼蔑之，聖人之道尚仁義重禮樂，而彼薄之，棄之而其所謂虛無空寂之說，聖人之道本所無有，則何以驗其遠近，核其真偽哉。先儒蓋有理氣體用之說，而老佛氏亦有理事體用之言，其言曰事能顯理，用能彰體，又曰用不離體，體不離用，又曰理依事顯，事因理成。比楊墨申韓之屬，徒因治術誘人，亦甚精微，動入

故言之如此孰知聖人之教專在事上而無外事而別有可以爲道者故洒掃應對是其然不可別向其上面討所以然之理夫子之言曰吾無不行而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亦何有與一氏爭有無較虛實者而問其遠近離合哉

○堯舜之世命九官以分其職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垂爲其工益爲虞伯夷典三禮夔典樂龍作納言以御天下而萬世經濟之具備焉契之敷教則固所以明人倫而天常民彝之所由

以立其所以化民成俗美厥一身者則專在禮樂由是而天下以平兆民以寧後世稱其仁贊其聖而記其事迹奉而傳之以爲經蓋當時之所行有文斯有實有實斯有文禮樂兵刑之施莫往而非仁義之實故不待言仁義而仁義自行自是以還三代相沿以此撫其天下臨其萬民用之既久而敝於繁縟人唯知觀美文具以爲禮聲容節族以爲樂而不慈愛惻怛之心以將之則徒有其文而其實病焉豈翊濬樂隱禮之害止已哉周之末造是已聖人有憂之乃曰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孟子亦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蓋矯末流之弊而正其本以告之堯舜豈遺於仁義而孔孟乃畧於禮樂哉道非有二也乃時勢之變然也

○堯舜之道莫非仁也而四代之書不言仁至夫子專言仁而仁之爲道大矣博施而濟衆堯舜其猶病

諸此仁之至大而無外者也自是而下微子箕子比干之行不同而同得爲仁管仲霸者之臣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受其賜則亦可以爲仁矣言其情則巧言令色之致飾乎外不得爲仁而失諸正鵠反求其身之無虛假亦可以喻仁畢竟恩澤之及物雖有大小久近之筮皆可謂之仁而交人而無苟且欺慢之念則其事雖小亦謂之仁也左來右去無一之不出乎不忍入之心苟得其解奚假言詮不得其旨多辨益惑

○尋孔孟言仁之旨則孔子但言仁者如何智者如何或曰克己復禮爲仁未嘗言仁是何物是在何處至有子則曰孝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以孝弟爲仁之本也及孟子直說破曰仁者人之安宅也又曰仁者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而問其所本則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可見惻隱之心者人之所必有而仁則其擴充而大者也

○孟子列言仁義禮智以四端之心爲之本而語孟中或曰仁智或曰仁義或曰仁禮言各不同者何也曰仁智者就成德上言子貢曰仁且智夫子既聖又語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論語又連言仁知勇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亦然曰仁義者此二者相須爲持身之大綱孟子曰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人之大路也又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曰仁禮者就接人上言孟子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夫子謂人而不仁如禮

何者言禮樂之不可不本夫仁也謂克己復禮爲仁者言禮之所以守夫仁也皆交入之道也

○仁義禮智相比爲言始見於孟子蓋脩身之條目而非性具之定名也何者聖賢之教入猶良醫之製方劑以已疾有奇方有偶方有單方有複方增損加減隨宜消息以取其效其術不復一端稽諸六經有專言一事者如語孟中說仁說禮是也有兼言二事者如曰仁智曰仁義是也有合二事言者如曰智仁勇曰禮義信是也有併四事言者如曰仁義禮智曰

孝弟忠信是也有併五事言者如曰親義別叙信曰恭寬信敏惠是也有併六事言者智智仁信直勇剛曰智仁聖義忠和是也其他衆功錯舉以示修爲之方載于易系戴記周官春秋內外傳者其言非一而仁義禮智四者則其最大而不可離者也故孟子之語人每日仁義而參之以禮智以四端之心爲之本而或又繼之以樂古雖無其說推之天下萬世而莫之能違此其所以爲達道也自漢以來加之以信名之曰性而配之五行則爲人性所具之定數其然則

自天生蒸民之時凡爲人者之所必具而俱有何以古無其說而自夫子以降歷子思孟子至兩漢諸儒而其目始全哉而經傳之間亦何以增損出入其言非一而或配之他事以立言哉是知仁義禮智四者人道之大綱而非性具之定數也

○孟子曰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又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玩此數語則仁義體段思過半矣蓋人平生處身不可不於仁

猶身之必居好宅也行事不可不於義猶足之必由康莊也故把以爲譬謂之安宅正路又嘗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亦言仁禮義也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曰安仁利仁亦當以此意看是知仁義者人事之實而不可以性情體用言也

○步行之行與躬行之行寄譯雖異而義無二音既借道路之名以爲道德之道遂移步行之行以爲躬行之行猶因居室之居而曰居仁轉履地之履而曰

履禮皆假借比況以明其事彝倫之道人人所遵行之路脉也而謂之行則凡爲人者不問賢愚貴賤一生之間自壯至老一日之中自晨至夕動靜云爲皆是也非是有一箇物事而謂之行也故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孟子亦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正爲是耳學者不察求遠求難不失拘泥則流于虛遠終身偃偃爲無知所之豈非所謂騎驢覓驢者乎

○仁義禮智等名本教法之名目或以叙聖賢之德

亦有蔽曰君子有勇而無義則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爲盜又曰惡勇而無禮者則勇亦有蔽智仁濟之以學而後能無蔽勇濟之以禮以義而後能無蔽聖人之道不拘一法相濟以爲用如此苟不然而徒專于一德則智仁勇大德尚不免有蔽況其他百行執一而廢百宜其爲賊道也

○凡聖賢之立教設科皆自人事上立名人不可無智慮亦不可不慈愛亦不可不勇健配此三者而曰智仁勇故夫子以爲君子之道而子思以爲天下之

達德既言于上矣其他教法名目之起皆如此舜之命契曰親義別叙信孟子之說仁義禮智其義亦然至漢儒仁義禮智配之以信而象五行則以爲人之五性至宋儒以爲本然之性則亦以爲未發之理必從其言耶外五性而別有智仁勇之目最不可解木神則仁水神則智各有分屬加之以勇將何所取象除其二而加之一耶夫子又說禮義信則亦可損五而三之耶皆可疑也蓋自古聖賢就百行中被此錯舉以立人紀其名數品目隨時不同蓋親義別叙信

專就天下人倫上而言智仁勇則在一人上而言所以行五者也而孟子之言仁義禮智則泛說人道皆生民之大綱紀也若夫叙禮義信者則居上臨民之道各隨其宜參伍錯綜互不相襲而有以相濟其佗或曰仁義禮樂或曰孝弟忠信或曰仁禮義貞皆可例推也

○仁義禮智信五者併言非古也孟子每言仁義禮智而未嘗加之以信也言仁義禮智始見于漢書董仲舒傳曰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

新身錄 卷一  
飭也對策之言也又揚雄法言修身篇曰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後世遂以配五行曰五常之有信猶五行之有土也五行非土不成四端無信不立而所謂信者亦不同後世看信字只如實字一般言仁義禮智實有其理聖賢說信只是言語行事不失其期之謂如曰言而信曰謹而信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類今人言無相違之意既曰仁義禮智則自是實德何復待著一信字而其道始實

○孟子開卷則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七篇之中橫說豎說無非敷演此義也其曰養浩然之氣日夜氣皆然論養氣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蓋夫人平生所為無一事之不合於義則無羞愧畏屈之心何憚乎千萬人是之謂浩然之氣豈非動必由義之效驗乎又論夜氣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而繼之曰其日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蓋人日為不善則不唯晝間所為之足以梏亡仁義之心

雖夜間宴息之時亦不足以存仁義也蓋言夜氣之存仁義也非外仁義而徒存夜氣也多少明白  
○不仁生於剛惡或生於薄要之皆出於唯知有己而不復管他人此克己所以爲求仁之方也人唯知有己而不復管他人遂至於父子相殘兄弟相鬪君臣朋友之間相傾奪戕害此不仁之至也

○聖人之於天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然有本末輕重之筮急其重而緩其輕今夫人與物並生于天地之中虎豹之暴鹿豕之頑螟蟊之害物鱗介之無

知聖人亦豈不欲各遂其生哉然較之人則輕而遠故其害人則阱之驅之其奪人之食則獵之捕之其可以養人則釣之弋之此萬世不易之道也刑罰征討亦然荀子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者是也聖人之仁行之而無弊

○聖人之言萬世之準則也道一而已矣不可以有二也而玩其遺言或不相值子曰邦有道則不廢邦無道則免於刑戮中庸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可見無道之世當韜晦以免禍焉而比干之諫而死夫子



以爲仁者何哉又曰志士仁人殺身以成仁又曰見危授命可見危難之時當殞軀以全道焉而笙竇之難管仲不死子路子貢之徒疑其不仁而夫子仁之者何哉豈聖人之言千變萬化融活無方而一是之地將有在耶抑後之說者唯知其常而不知其變析辨詭辭以從其好皆得聖人之意耶將聖人道其常而人事之得失唯在其才德器識如何而出處進退之間不妨稍有出入耶將心乎誠矣出於其性則雖不必相合而不害於同爲道耶孟子於此等處常以

易地皆然斷之予竊推其意君子太仁惡乎成名生歿以之進退以之本之爲父爲君大之爲國家天下之人莫往而非仁也比干之諫而歿憂其君之無道而卒宗廟也非辭偷生之名而以歿塞責也管仲之不死悲其國之淪夷而民之陷於塗炭也非貪高國之位而忘君事讎也其迹雖異而原其本心則皆歸于仁也

○仁義之說屢屢辨于上矣大要接人之道而著於事爲者其說祭著乎方策本不須究其何所寓在亦

不可究其何所寓在但自秦漢已還禮文之縛記籍  
之浩學者終身研磨有不能盡者而其或得焉者徒  
誇其博鬪其靡以爲學而不復問躬行如何有志之  
士慨乎道之不在此且禪佛之徒離言語絕文字以  
觀其孤明歷歷者或云本來面目或云無位真人儒  
家歆其說求勝之乃云仁義非他乃方寸中所具之  
實理於是仁義爲心爲性一世靡然歸嚮以爲聖  
人真訣而不知聖人之教卽事卽道別無玄解世之  
欲學聖人之道者其言雖異莫不取證於六經語孟

六經語孟之旨既如彼則可捨是而他有所求乎哉

辨疑錄卷之一畢

辨疑錄卷之一  
伊藤長胤著

辨疑錄卷之二

伊藤長胤著

性教億

鬼神附

○古昔先王之化民也以上而治下蓋人群然襍處而無以統之則亂故既有以養之而亦有以教之及其甚頑而稷化則有刑以懲之所以稷之播種契之敷教與禮樂兵刑相次命官而其教民也專以親義別叙信之道敷告天下使天下之人由而行之而不

敢違故曰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乎上小民親乎下未嘗使天下之人自觀其心如何其性如何以施之修爲也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豈有心之不存而性之不養者乎哉奚復問其善惡爲及世教且衰也自暴以非其禮義自棄以不能居仁由義孟子爲之標榜仁義二者推其本于己心而曰良心曰性善時方叔季躬不處其位私家講習互相告語亦不<sub>レ</sub>得已耳老莊之徒薄其禮法佛氏之徒廢其彝倫專貴心性<sub>レ</sub>之外誘其說漸于儒中傳深假借以成其

說自漢而後貴性矣自宋而後貴心矣遂以仁義禮智爲心爲性性之與道只是一物豈可乎哉學者須考古今教法之異同焉

○聖人之教入非是做一種好言語撰一種好文字以說與人也就人人之所通知而同有者爲之條目工程焉耳如心字本是象形人身臟腑之名故名其能思慮運用者謂之心有時思惟善之當爲忽有欲爲惡之心出來此人之常態也孔子言操存舍亡者正指此而言本無異義而孟子則曰本心者人使之

辨疑錄 卷二  
為善則皆能可為善而雖極惡大罪之人亦能辨知  
善惡是非之分其性善故也皆就人人情狀說及至  
後世以靈照不測之體為心為性則與世之所謂性  
情等詞不同而聖人所云性情者却是與世之恒言  
不異於是體用理氣未發已發之說興而聖人之辭  
岐矣

○古者聖賢之道專以仁義禮樂為務而心性之說  
甚罕自漢而後貴性自宋而後貴心遂以仁義禮智  
為心性之名以得本心之明為用工之極此淵源佛

老之說而非古之道也今夫人忽為不善而有悔者  
有愧者有掩者此固可謂本心之明矣然其甚者不  
知悔不知愧不知掩至於義理之不明是非之不辨  
雖耳提面命而執拗固滯不肯悛革且貧賤者之為  
不善也為饑餓所迫不得已而為劫殺放火種種惡  
業使其有衣與食則亦不必為此有所激而然所謂  
無恒產者無恒心者也至於富貴福澤之人非有所  
不足也放僻邪侈踰分僭上比彼殊甚可見心之不  
足恃而教之不可無也苟以仁義禮樂為教則心豈

有不治者哉古者之道是已

○孟子引孔子之言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蓋言心之存亡出入無定時無定處也如以後世學問之趣而言則孔子之言竟非極至之論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或問朱子曰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

却是走作底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陽明曰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耶先儒之說如此蓋聖人言心只是人之思慮運用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孔子所言及論語中所說是也後世貴心專以爲靈昭不昧物故宋明儒先於出入存亡之言竟有所不滿而難奈其出於夫子之口故強爲分疏畢竟不免齟齬

○孟子所言本心者以其能存仁義也不唯貴知覺故曰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此之謂失其本心若夫知覺之心既能解做善亦能做不善所以夫子特稱顏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又及七十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不徒言心必曰本心必曰仁義之心最宜體認

○孟子以耳目口鼻之欲爲性而亦必言性善者蓋就耳目口鼻之欲而見其善也目之欲色口之欲味是人之性而不撻東家之處子不受嗟來之食亦是

性之善也然則外人心而復有所謂道心之可言哉故論語中所云心者皆指人心而孟子言本心者亦就人心而見其善焉耳

○孟子屢言本心良心後世學者遂以爲心學之祖然孟子所云心者不言虛靈知覺之心推可爲仁義之本而言故不徒言心而必曰本心良心後世則專以虛靈知覺者謂之本心遂言仁義之德全具乎已此非孟子之意何也知覺之心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其可以爲善者固可謂之本心然不見諸事實則

不可謂之仁義怵惕惻隱之心夫人莫不有焉然人不皆仁者也非是有物蔽之而不仁也雖有良心之發而得於此而失於彼存於初而止於終不能推之于事事所以不得造夫仁焉推斯心而及之于事行住坐臥無往而不為仁而後謂之仁

○先儒以仁義禮智為本心未發之體故以其發動上心者為四端則端為端緒之端猶艸木之根在土中不可見而其芽忽茁于土上火之熾于石中亦不可見以金燧磨戛而忽發熠穗也此體用之謂也求

諸聖賢之書則所謂仁云者慈愛惻怛之實博及眾人蒙其澤如堯舜之世四民豐樂虞史贊之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其極也後世稱之曰堯舜之仁而推其何所由而本則自此方寸中不忍入之心而出故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則端為端本之端譬則仁如撒開一把扇子而惻隱之心其扇眼處也故曰先王有不忍入之心斯有不忍入之政矣以不忍入之心行不忍入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不忍入之心者四端之心也不忍入之政者仁也將以使人知



已有此心而推之，事事以至其極，乃經濟之手段。治平之要務，求仁之最大者也。在平素以此存諸心耳。非謂必待其發見而充之也。自古聖賢之教，皆以是道。而孟子特以擴充言之。學者須審焉。

○後世所謂放心者，亦與孟子之旨異。蓋以虛靈知覺者為心之本體，而欲使其不昏昧也。此墮于佛氏之旨，而所謂一心禪寂攝諸亂意及所謂攝收精神，不使越逸者，而與孟子之意有霄壤之異矣。孟子之意，以不忍人之心為人之本心，故既曰仁，人心也。

繼之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又曰：放其良心，可見放失，惻隱羞惡之心，而萌不仁不義之念，是之謂放心。非徒謂心之散逸者也。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推之禮智，亦當曰：人皆有所敬，達之於其所不敬，禮也。人皆有所知，達之於其所不知，智也。子夏所謂日知其所亡，此就智上說擴充。今讀了論語而未讀孟子，則自己胸中未嘗有一句孟子，非是自己胸中素全具孟子，只為氣稟物欲所

遮蔽而暫失之也唯是非之心與生俱生能識別萬  
事故苟學問不已則其素所不有者遂旋增長此擴  
充是非之心之事也孟子告子篇中此類最多人有  
雞犬放則知求之此其所知有放心而不知求此其  
所不知指不若人則知惡之此其所知心不若人則  
不知惡此其所不知拱把之桐梓皆知所以養之者此  
其所知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此其所不知孟  
子於此等處每日此之謂不知類也又曰不思甚也  
蓋欲使人以其所知而及於所不知以知所以脩身

也正所謂舉斯心加諸彼者也

○惻隱之心泉也仁海也告子之以仁義為外何異  
於日海之水不與泉之水通哉孟子反而曉之云惻  
隱之心仁也又云仁人心也蓋自此而言則曰惻隱  
之心仁也自彼而言則曰仁人心也猶曰海之水即  
泉之水泉之水即海之水也蓋惻隱羞惡人之良心  
也仁義天下之達道也猶涓涓之泉可以成渺渺之  
海也

○四端之心者仁義禮智之寸苗也仁義禮智四端

之心及物者也四端之心者人之良心也仁義禮智者天下之達道也充四端之心以成仁義禮智之德此學之事也四端之心猶涓涓之水星星之火也仁義之德猶滔天之水燎原之火也若夫遺事實而認空理則孔孟之旨幾乎息矣

○惟天地萬物之父母可以破佛老之說矣惟人萬物之靈可以斥荀揚之言矣

○人人所有之惻隱者即天下達道之仁也故曰惻隱之心仁也此就在人者而明道之非自外鑠我也

公都子不疑仁義之為美德而疑於人性之為善故以此曉之

○仁義禮智是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孟子言擴充之方故以流水萌芽為喻亦非是仁義與四端只是一物而隨大小異名也

○孟子所謂擴充者唯充大其善心而已故以火然泉達為喻先儒以仁義為性則仁義之德全具於己而不待充大之唯除去其物欲之蔽則仁義斯在間不容髮故先儒所謂擴充者因物欲昏蔽之中纔有

善心發見之端自是漸次磨治盡去其物欲以復其全體之明至其本體則固不煩脩爲猶一面鏡子其光明之體不問明暗本來自若然全被塵垢不露光明則磨瑩之工無所下手纔露些子光明則卽此磨治今日克一分明日克一分以全呈露一面光明畢竟掃除人欲以至其極之謂益以仁義爲性則自不能不如此因思聖賢之教人豈故爲難解之語以嚇人乎哉所謂擴充者亦是非難領會之事假如齊宣王見鰍穀之狀不忍殺一牛而以羊易之此不忍之

本心也至夫起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則恬不知省此其所忍也充之云者及欲起甲兵危士臣之時推不忍殺鰍穀之心而弭兵講和以安士民所謂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正此事也凡人之於行進德脩業莫不皆然

○孟子謂陷溺其心人只替後世所謂物欲交蔽說然物欲之蔽者物來蔽心謂陷溺者心往而陷溺於物可見心之不足恃而道之可貴也後世專貴心要如鏡之不著塵埃故說物欲交蔽

○誠意正心二項大學中綱要之最大者然質諸鄒魯二書則吾不能無疑焉先儒會正心之說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心之用而所不能無者但各會其境事休卽平而不可往著不化卽定性書所謂無將迎之意苟住著不化則事爲之累而心不得其正猶鏡裏留影秤上加物朱子以偏重留在期待三者分其事先人著大學非孔子遺書辨舉論語夫子三月不知肉味及慚顏子而不自覺等事以證其非援據明白是非易辨而讀者纏繞舊習尚或致疑蓋所

謂偏重者偏應一事而失他事留在者其事已過而尚留在心期待者其事未至而預等候此二者心不正之失也若以此爲是而律諸人事則夫子聞韶不知肉味哭顏子而不覺慚及孟子聞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等事皆不免於心不正之失夫方聞樂樂爲主方食肉肉爲主至聞韶之後三月之久尚不知肉味謂之心正可乎哉或云施當其可或云情性之正皆不切當程子則謂三月二字此音字之誤朱子則據史記解學之三月此皆有妨乎正心之說故爲此

不得已之解聖人之教不然唯問其事之善不善而不問其心之住不住也若其事之善也唯恐其不住若其不善也唯恐其住故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撥湯何者常人之心雖非不悅賢好善而不如聖人好之之篤而感之之深也假使聞韶樂聞已便了不復記憶唯聖人悅舜德之甚篤雖既聞之後遺念餘感尚留在心至於三月之久食焉而不知其味故論語記之欲使萬世之人仰止夫聖人好善之篤也後世史傳所載如讀書不識漂麥對几不見軒冕及邵

康節好易夜不就席等事以大學律之則皆不免於爲心不正而青史每記之者欲遺好學之篤於後世也

○或曰子在齊聞韶二月不知肉味自是聖人至誠之感何與正心之說相妨曰從來學者不甚會正心之說故謂不相妨礙所謂正心者謂心中不有在一物也朱子曰只是這許多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又曰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才把一物在上面便不

平子如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了別一人來便照不  
 得又曰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  
 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此  
 其意可見矣孔子方食肉之頃尚有悅舜德之心在  
 故不知肉味謂之心無一物可乎哉何容言至誠之  
 感

○程子因論顏子不遷怒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  
 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  
 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

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又曰今見可喜可怒之  
 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夫怒者人心之用因事變之來違逆於心而作雖聖  
 人不能無之唯眾人為利害得喪之念激觸而發聖  
 人之怒緣拂戾其所好之仁而作四凶之在朝害賢  
 虐民常人猶怒聖人殊甚故誅殛之而不少怒武王  
 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亦然故怒當論其所自出之  
 善否而不可問其有無也且夫鏡之為物雖無留影  
 而妍媸無所揀然則心不在物則善惡可不問乎其

事雖善而苟任物則亦以爲非乎此金屑鑿眼之說而非聖人之意矣君子之心其於善也如磁之引鐵石之投水

○朱子又說正心事云事有當怒當憂者但過了則休不可常留在心顏子未嘗不怒但不遷耳因舉枓中果怒在此不可遷之於彼夫喜怒心之用也怒戒其遷則喜亦當戒其遷夫子何以不曰不遷喜怒哀而偏曰不遷怒耶蓋怒者逆德而遷則害物顏子不然所以夫子稱之也譬猶置酒請客別有一人忽來雖

亦酌之而無害若或方杖有罪者適有人來救亦杖之可乎故怒當戒乎其遷而喜則無妨乎遷卽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聖人之教敦乎仁而不徒貴心地之潔淨於是可見矣大學所謂正心云者汎言四者之過甚而害心未必如先儒之說過緊然專戒心之不正而不言以仁義禮樂治心則亦與孔孟之旨異矣

○堯之命舜曰允執其中中的見於論語舜之授禹益之以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今見於



古文書大禹謨篇朱子以爲必如舜之二言而可庶  
幾堯之一言也真西山以爲萬世聖學之淵源大要  
謂堯舜以來群聖人皆傳授一中字子思懼失其傳  
而爲述中庸然古文尚書雖暫出於漢世而旋復不  
著歷魏晉南北稍行于世蓋劉炫之徒掇拾孟子左  
傳禮記等所引逸書之文以填篇目而非復真古文  
也人心道心語先人與諸友讀荀子得之于解蔽篇  
中則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唯有此二句引爲道經  
曰其前後亦言堯舜之事亦有精一等字蓋自此剽

竊也若使此言實出於舜而爲聖學傳授之淵源則  
夫子述堯舜禹授受之事何以不畧舉其語而但曰  
舜亦以命禹耶是知舜之命禹專遵堯之故事而無  
些增加的然矣大抵人心風俗古今不同淳古之時  
人心敦厚風尚簡朴世逮彌文日詳日悉及其衰季  
越精越微觀堯舜之典臯益之謨其所疇咨敷奏莫  
非敬天養民事鬼神舉賢才之實而未嘗有性心理  
氣甚深微妙之說其或有一二稍精細後世儒家推  
以爲性理之宗祖者皆載古文而今文中未嘗有也

其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者湯誥也其曰雖敢放心閑之惟艱者畢命也與大禹謨所云人心道心者皆古文也然論語孟子中屢述群聖人之事皆就功德事業論之而不言以中字心字等相授受考古之士其訂焉

○東坡琴詩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指頭上聽吳寧野小牕清記載此詩云此一卷楞嚴經也東坡可謂以琴說法予謂此乃仁者心動之歇語耳若說正理琴不自鳴

指亦無聲以指憂琴斯有聲生楊廷秀松聲詩曰松本無聲風亦無偶然相值兩相呼非金非石非絲竹萬頃銀濤隱五湖此乃實理耳先人嘗舉一詩以言其得失

○人心道心先儒之說不一程子曰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朱子本於性命爲道心出於形氣爲人心上智下愚之所同而又於人心中分天理人欲陽明王子是程子之說其言曰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

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一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一心也天理人欲不能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葉少蘊避暑錄話云所謂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也道心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人能治其心常於未發之前不爲其發之所亂則不流於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謂中乎予謂人非有一心也道心自在人心之中假如人有好色之心亦有畏禮義之心此二者皆一心也譬諸雖美

味之適口而畏多食之致疾則節而不食皆一心之運用而阻其所欲而不敢犯人有智故也子女財賄之誘夫人之所同欲然上畏乎三尺下畏乎多口知學則亦守聖賢之言慎禮義之防不敢縱其谿壑皆一心也詩曰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蓋懷仲懷歸者此心也畏父母之言畏簡書者亦此心也道心自在人心之中何可岐之

○天地之性人爲貴惟人萬物之靈旣名爲人形軀

既殊語音亦別其心自靈能辨是非識義理可以為善矣故謂之人心則知其為特超萬物至貴至靈不須別言道心先儒以情欲之感為人心義理之發為道心然飲食男女之欲凡有情之所必有禽獸蟲魚莫不皆然而人以萬物之靈也其所自以為心者與物不異必借道以為心而始貴於物哉參天地而為三才者亦只一箇人字足矣吾知人心道心殆非古者之言孟子曰仁人心也道心自在於人心之中

○性者人生稟受之名也凡人之為生自耳目口鼻

之欲以至昏明強弱之幾嗜好癖疾之偏皆其所生來稟受各自不同名之曰性天下古今之人所共知而通稱本無異義而人之可使為善亦自此中而出其等雖不復一樣而不甚相遠故夫子謂之相近而孟子以為善也但心之所欲有過不及之幾而不能純乎善而易流於惡如大有優劣甚相懸遠故荀况揚子雲韓退之等諸儒不服孟子之說蓋不能推其本而通之也然皆就世俗恒言論其美惡等差而非別有所指雖與聖賢言性之旨不同而性之義則未

始有異也。至宋諸老先生皆斥之，以爲氣而求之于未發之初，遂以仁義禮智爲性。於是本然氣質之名立而世，所謂性非真性矣。

○以性爲惡者，墮于俗見，以性爲主者，亦流于虛見。佛氏岐爲真如妄執，後世儒家則以爲天理。人欲通考古聖賢之書，言及性者，甚希。魯論二十篇中，諸弟子隨事致問者，問仁問禮問孝問政，未嘗問性。可見當時心性之說，非其所先。不如後世學問，索一生精力，只管一箇性字，遂名其學爲性理也。人苟立身行

道，勉於爲善，則性之美惡，不暇論矣。經書中唯有知性養性盡性等語，此學者之所當玩索者也。

○有識之物，無不甘食好色。人與物之所同也。物則甘之好之，而無條理。人則甘之好之，而有條理。天地之性，人爲貴，以是耳。非外甘之好之者，而別有有條理者，謂之性善也。就甘之好之者，卽有條理，故謂之性善。譬諸食焉，稻粱固可食也，糠覈亦可食也，糠覈可食而不能養人，稻粱可食而亦能養人，故謂之嘉穀。此人性所以與犬牛異也。

○聖人之教人皆用當時常語以指示人當時之人雖未必皆做得其事而於其名義則固皆通曉如曰仁曰性皆是雖今世常人亦皆能解得聖賢就事實以示人不遊心於無物之地曷曾外用而別有所謂體者乎哉其所謂性卽是人人稟受之名此間俗言生付者無復異義如告子公都子其言性雖與孟子異而不知性之爲善然其指人之生質爲性而尚未至於認性爲理之高宋朝先儒雖倡性善之說其所謂性者把入之所以爲人之理以爲性却違聖賢言

性之旨乃至以萬物之理爲性則所謂性者亦不止就入爲言孟子所謂盡心知性集註解曰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天理而無不知者也此以窮理二字解知性二字殆非古之義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近者對遠之辭一里較之二里爲近較之百里爲遠夫子曰相近者言性雖有智愚賢不肖之別而究竟不甚相遠其所以有善惡之差者專係於習而習善則爲善人習惡則爲惡人於是甚爲相遠其或雖習而不可移者唯上習不

深於惡下愚不入於善耳此觀今日人物情態自是  
如此聖人非創一種新奇見解以說與人也若使性  
爲一定之理則夫子當曰性一也習相遠也豈可謂  
之近哉又公都子舉性善惡三說以難孟子性善之  
說假使當時孟子有本然之說則公都子必不就氣  
爲疑且公都子未知理氣之說則孟子亦當舉理氣  
之異同以示之而但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矣則所  
謂善者就氣而言明矣先儒之說謂此以已發之善  
指示未發之善猶見梅之芽而知其根之爲梅也然

指

已發之善

已發之時有善有惡三說由此而作若使公都子再  
難之曰已發之時亦有惡則未發之時亦有惡何以  
特曰性善耶則孟子之說畢竟歸於性有善惡殆難  
服公都子之心矣此皆自理氣之說作致此齟齬  
○雖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驗之天下不仁者間或  
有之孔門之徒雖由求之賢不與其仁則難於以入  
爲皆仁者而證性之善蓋不仁者有矣未有無惻隱  
之心者也不義者有矣未有無羞惡之心者也沒有禮  
者有矣未有無恭敬之心者也不智者有矣未有無

是非之心者也可見仁義禮智天下之道而人之所  
未必皆得惻隱羞惡者人之性而凡爲入者之所無  
不有者矣所以言性善者乃以此焉耳  
○告子公都子之徒非不知仁義之爲美而疑乎性  
善故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之所同有  
而亦人之所能知也標此四者以示之曰云云蓋言  
人人所具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卽天下達道之  
仁義禮智也於是人性之善可證而仁義禮智之非  
外來之物可知矣故引詩以結之曰民之秉夷好是

懿德秉夷者惻隱羞惡之心也懿德者仁義之德也  
性善故其所好者亦善

○荀子好禮以人之難於行禮故把性做惡告子欲  
不動心以人之難於行義故以義爲外此皆蔽於所  
好而失乎一偏人雖難於行禮義而其能行禮義者  
豈不以其性之善故能得行之乎

○孟子之言性善專就氣質而言犬牛之性如彼而  
人之性則解做善皆氣質之不同是人人之所明知  
故孟子以此詰告子以辨其生之謂性之非蓋舉理



之所無反言以明其不然猶曰水熱而火寒乎嘗曰水無分於上下乎又曰然則嗜炙亦在外與又曰然則飲食亦在外也其語意皆一般孟子之意明晰無復可疑若以理氣而言則人與犬牛同稟是理以生而氣有正通偏塞之不同故犬牛如彼其頑而人則如此其靈然則犬牛與人其性之異是理之當然本不足怪亦非所以可爲性善之證也而孟子以此反言以對告子猶曰水寒而火熱乎何足以解告子之惑孟子性善之說在氣於此章最判然矣

○朱子編孟子要指不取此章及杞柳章敬之問要指不取杞柳一章朱子曰此章自分明更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却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突故不編入又曰生之謂性說來說去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闢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又闢之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三節謂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竟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如何又曰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撥將去已意

却不曾詳說非特當時告子未必服後世亦未能復  
理會得孟子意也又曰孟子答告子生之謂性與孟  
季子敬叔父乎敬弟乎兩段語終覺得未盡却是少  
些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語空如許撈攘重複不  
足以折之也只有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此二語折  
得他親切據此等語朱子分明以此章爲未了之語  
也蓋以理說性則此章竟無落著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一之  
則不是蓋言只言本然之性而不言氣質之殊則是

有本而無末故不備或言氣質之稟而不言本然之  
性則有末而無本故不明朱子曰論氣不論性荀子  
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  
善是也又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  
口又曰如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也但只認說  
性善雖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截自程朱而言則  
孔子相近之說終爲不明之說孟子性善之論終爲  
不備之說孰知孔孟說性皆就氣爲說而本不說理  
曷有不明不備之失

○情者好惡之實人心之無偽飾者也古書中或替實字說曾子曰如其情哀矜而勿喜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左傳稱晉文公曰民之情僞盡知之矣故或曰事情或曰情願好色之心人之所必有而最無僞者故曰情欲情實則相沿爲好色之心漢儒因是遂有性陽情陰之說皆通善惡而言至於人之可爲善亦其心之所好而無僞者也故孟子以知性之爲善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人與豎之則喜怒哀待思慮按排而喜之哉毀之則

怒豈待思慮按排而怒之哉皆出於此心之好惡而無所僞造者與彼甘食好色同是一情通考古書自可辨其義

○凡人之於事有所思慮按排者雖有善惡邪正之別或由乎矯揉或本乎作爲未可以驗人心之實唯其不出於思慮按排者而後可見人之實此心之實體而夫人之所同然故曰情欲曰同情多就好惡上說孟子所以因情見性之善者乃以此耳然心之與情亦不是截然有分界各爲一物也故不可硬道此

是心此是情亦不可道此時是心此時是情蓋心云者不問安排與否皆是心情則就其不按排者而言耳如惻隱羞惡雖固是善心而或出於思慮者有之不可復以爲情若夫不涉於思慮者亦可謂之情字義硬以四端爲非情者因先儒性體情用之說云爾要之人心之變不過善惡二端惻隱等心固是善心情亦是善豈截然爲一物哉孟子既曰若其情而又列序四心可見是非直以四心爲情亦非截然爲二也

○凡人之所生而有者謂之性飲食男女之欲皆性也其可爲善亦然故曰性善人之實心不涉安排作爲者謂之情喜怒哀樂之感皆情也其可爲善亦然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不待學習思慮而知而能者皆良知良能也愛親敬兄之心亦然故達之天下則可爲仁義矣

○心性情三者人之所必有本無善惡之稱聖賢見其爲善名其爲善以使人知行道之所本唯意稍涉造作故聖人毋意志則專屬善心故曰士尚志夫子

曰匹夫不可奪志也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其他曰志於道曰志于學豈不善而言之乎亦以有  
所存主而言耳但借而稱之則曰淫志曰逸志曰惑  
志有離經辨志之說毀凡畫墁亦得以言志猶道德  
之爲美稱假言之而曰惡德曰穢德奚謂通善惡可  
乎

○忠信二字先儒訓詁本自明晰無復所疑但後世  
不以此爲要工夫涉虛遠故語孟字義之一條致辨  
蓋人有貴賤賢愚之不齊教亦不可一槩施唯忠信

二者進德之基址凡爲人者不拘地位不可不以此  
爲本焉者也人不忠信則雖他事可觀不足取也故  
四教居其二而君子之行以爲主然唯守此二字而  
不學以充之則不過爲好人亦難謂有用之材矣故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而又唯守此二字而不知徙義則亦無以成其德故  
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可見聖人之道彼此相濟無  
一偏之弊矣

○誠字較諸信字地位甚不同信是言行不違所期

之謂賢愚智不肖之所不可不其守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曰民無信不立然唯執此一德而不知所以濟之則必有其弊故又曰好信不好學其弊也賤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并之曰忠信則却無弊然不好學徒義則亦未善也已悉于上矣至於誠乃成德之本并學問義理俱在其中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非約信忠信之可比也然亦通眾人而言之至曰誠者天之道也則聖人賢者之所以分同爲

是事而出乎自然謂之誠涉乎作爲謂之思誠中庸以天人分之則所謂誠者聖人之境界猶天道之自然也非賢者已下所能及也其事甚重至宋周濂溪先生專言誠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誠無爲幾善惡大極圖解云云則以爲太極之別稱亦寂然不動之謂也

○敬與恭相連故古人每日恭敬孟子曰恭敬之心禮也然夫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而不言敬恭慎尚有弊敬則無弊可見敬之重於恭慎矣

蓋亦百行之一而接物之間畏敬崇重而不致失墜之謂也字從手則爲擎蹠之擎手奉物也猶中庸所謂拳拳服膺之義故夫子答仲弓問仁則日出門如見大賓則敬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則以與恕對答樊遲問仁而舉三事則執事敬以與居處恭與入忠對君子有九思則執事思敬以與聰明等八事對文王至善五事則爲人臣止於敬以與仁孝慈信對坤之九二文言演爻辭以敬義直方則以與乾之九二寬仁學問對蓋與仁義忠信等名雖有大小之塗各

是一事衆工相濟以全其德矣非只守此一事可以括百行而統衆事也而先儒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聖學之成始成終者只在此而問其用功則有曰主一無適有曰整齊嚴肅有曰常惺惺法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皆喚醒此心之工夫而非就事致敬之謂也蓋亦自後世學問專重一心而來致此不同大抵古書言敬必有一物可執天道鬼神君父長上以至執事泄民必有可敬者而敬之無徒言敬者禮曰敬身亦以身者親之枝以敬父母之餘而

及之其遺體也此義也語孟字義既辨之矣不敢贅及

○權取稱錘之義古來具有其說人事出入之間一定之法有時而不可守則變通以從宜謂之權故有權宜權衡之名亦是道之一端故夫子稱虞仲夷逸曰身中清廢中權然常法夫人皆可遵守而至變通以從宜則非有才德器識者不能故夫子又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蓋言其不可輕用也非言衆人不可行權也先儒有權非聖人不可用之說蓋以權爲反

常道之義懼人之廢規矩破禮法故爲此言其慮之也固可謂至矣然所謂權云者非此之謂也權與禮對禮有一定之準如男女不授受此所以遠別也然有時而事出於危急不可固守常法則從權以通之如嫂溺援之以手此所以合道也若曰已非聖人守禮而不援則嫂之溺立視其死歟未同人道於牛馬而先以豺狼待其身人之所不忍也權之不可不用也如此又與中對中謂兩端之中只執兩間之中而不權以酌其輕重進退之宜則子莫之執中亦與楊



之爲我墨之兼愛無以異也若曰已非聖人執中而無權則欲行堯舜之道却爲子莫之行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之不可不用亦如此蓋禮也中也權也皆道中之一事禮有所窮則行權以通之中無所據則行權以稱之至其合道則一也古來說權與常道對故其說鶻突權卒爲虛器矣通考語孟之間皆通衆人而言豈特爲聖人而言之哉今日有事類嫂溺夫人豈可不行權以通之哉但不可容易爲耳

○君子小人之稱本以位之貴賤而言後或就制行

上言故古書君子之稱有在位有德之辨猶大人有在上在下之別也但稱君子與謂聖人其趣各有不同聖以造其極而言君子以中庸而言故如孔子久速仕止既得爲聖之時而其德由中庸可以謂聖人可以謂君子伯夷伊尹桀下惠則清和任雖得造其極而其弊不能無隘與不恭之失故孟子俱謂之古之聖人又云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非君子優聖人一等也各以其所主而言爲耳中庸或曰聖人之道或曰君子之道其別自可見也

○王霸之名亦以位而言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  
長謂之霸本非治術之別公孫丑問孟子曰雖由此  
霸王不異矣言大則可以王天下小則可以長諸侯  
也但先王之治以德行仁不有利天下之心而人自  
服之則凡其法制禁令之行皆莫非仁民愛物之實  
謂之王道王化陵夷諸侯相雄知殘酷寡恩之不足  
以服人則行私恩小惠以羈縻衆心求濟所欲謂之  
霸道其說始詳于孟子而專爲治術之異稱此王霸  
之辨所以作也

○聖賢之道徵之于無事之日其興廢如不足以爲  
損益而施之于緩急之間其用舍亦不及以救禍敗  
此世之所以不及汲汲乎爲學也然稽諸往冊迹自古  
來國敗家之由未有不背聖賢之道而致亡者也聖  
賢之道尚仁義背之而殘暴刻薄以亡其國聖賢之  
道尚勤儉背之而怠傲奢侈以亡其國聖賢之道獎  
用君子而斥遠小人背之而賢不混淆用舍倒置以  
亡其國推之士庶人之家亦然怠放棄侈不恤職業  
踈端人而昵損友惡忠規而悅諛言皆聖賢之所深

辨疑錄 卷二  
戒也而不自知者蕩產破家衆辱隨之然則無事之日雖不如賴聖賢之道以存而視之于敗亡之時不可不由聖賢之道如是其急焉聖賢之道自然之道也人之所行足以服人心則自合聖賢之道況乎聖賢之澤涵濡已千數百年一世之人不識不知自沐其化知善之當爲與惡之不當爲則國之存家之立身之保皆聖賢之賜也然其機微而難見其效遠而易忽此古今敗亡之所以相繼也學之爲益大矣可不勗哉

○秦漢以後典籍之興汗牛充棟浩如煙海分而爲九流七畧散而爲諸子百家湮滅不存者雖多而傳者亦不堪其繁今日學者收裒而讀之貪多務博無所適從不爲所誤者鮮矣大抵古今之書其弊有二一曰妄誕之弊理之所無構成爲實二曰臆料之弊實無所覩想度立言三曰傳會之弊依託古述附麗成說加之有謬傳之失真有寓言之駕虛不唯非聖之書有之號爲儒家之書者亦有斯厄如補天奔月之說非妄誕乎如赤縣神州之說非臆料乎如五行

辨疑錄 卷二  
識緯之說非附會乎此數者洋洋人間傳染習熟恬不知省讀書者要必祛此三弊而後聖人之書可讀而聖人之道可明矣

○鬼神之稱原其本義則有天神地祇人鬼之別又有陽靈陰靈之說散而言之則無甚異別祭神如神在豈必陽之靈非其鬼而祭之豈必陰之靈蓋人死曰鬼鬼者對人之稱故天地之靈謂之上帝后土未聞謂之鬼也神者尸祝俎豆寓報本反始之誠者也故通天地人總謂之神猶後世稱某大王此間稱某

明神也先儒亦要之于理或云造化之迹或云二氣之良能則非古者之義也

○鬼神之有無享否夫人之所必置疑而千古竟無定論聖賢亦無明辨要之與後世說性談命同一弊徒供研究之資而竟無受用之益聖人之言命也將以使人安分而不奔競何必滿其在天之初言性也將以使人進修而不自棄何必問其賦卑之本蓋人在彝倫之間尊者事之以恭敬卑者畜之以慈愛其人既故而其心不已主重以奉之牲牢以供之事之

如事存此人之至情也假使其論究之于必無則廢而不祭乎此人之所不忍言而人道滅矣故聖人之事鬼神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使其著于言亦如斯焉而已矣事之以誠意正是受用之實未嘗研究其理問有無享否也

○聖人之於天道也必參之于人不離人而徒求之于天也故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其於鬼神亦然故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兩者相須而後可以謂之智矣蓋人事之著也善惡得失其亦可

知而天道鬼神茫昧難測苟離人事而徒求之于鬼神則信者瀆焉詳于鬼而畧于人疑者慢焉得于人而失于鬼慢則非敬也瀆則非遠也聖人信而不瀆有之而不惑所以曰敬而遠之事鬼神之道萬世莫以尚焉

辨疑錄卷之二畢



